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

一九二七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

王世家
止庵
编



人
民
出
版
社

鲁迅著译编年全集

捌

目 录

一九二七

一月

致许广平	3
文学者的一生	[日本]武者小路实笃 5
致许广平	12
运用口语的填词	[日本]铃木虎雄 13
致许广平	18
《华盖集续编的续编》前记	20
致韦素园	20
致韦素园	21
致许广平	22
致翟永坤	25
《绛洞花主》小引	26
致林文庆	27
海上通信	28
致许广平	31
致韦素园	33
致许寿裳	34
致许寿裳	35

二月

致李霁野	38
无声的中国	40
致李霁野	45
致章廷谦	46

三月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48
致刘随	49
致韦丛芜	52
致李霁野	53
黄花节的杂感	55

四月

铸剑	58
致江绍原	74
略论中国人的脸	75
革命时代的文学	78
致李霁野	83
致台静农	84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85
写在《劳动问题》之前	88
致李霁野	90
老调子已经唱完	93
《野草》题辞	98
致孙伏园	99

五月

《朝花夕拾》小引	101
致章廷谦	104
小约翰	[荷兰]F. 望· 蔼覃 107
《小约翰》原序	[德国]保罗· 賚赫 215
致章廷谦	221
《小约翰》引言	222
读的文章和听的文字	[日本]鹤见祐辅 228
拂来特力克· 望· 蔼覃	[荷兰]波勒· 兑· 蒙德 230

六月

书斋生活与其危险	[日本]鹤见祐辅 237
致章廷谦	244
《小约翰》动植物译名小记	246
专门以外的工作	[日本]鹤见祐辅 252
致章廷谦	260
断想	[日本]鹤见祐辅 262
善政和恶政	[日本]鹤见祐辅 301
人生的转向	[日本]鹤见祐辅 303
闲谈	[日本]鹤见祐辅 306
致李霁野	308
致台静农	310

七月

《游仙窟》序言	312
致章廷谦	313
略谈香港	315

致江绍原	322
《朝花夕拾》后记	323
致章廷谦	335
致江绍原	339
致章廷谦	339
关于小说目录两件	342
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351
致章廷谦	352

八月

致江绍原	354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356
书苑折枝	370
致章廷谦	371
读书杂谈	373
书苑折枝(二)	377
书苑折枝(三)	379
致章廷谦	381
致江绍原	382
《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	384

九月

辞“大义”	411
通信	412
答有恒先生	417
反“漫谈”	421
忧“天乳”	423
革“首领”	425

匪笔三篇*	428
谈“激烈”	431
《唐宋传奇集》序例	435
可恶罪	438
新时代的放债法	439
扣丝杂感	440
“公理”之所在	446
“意表之外”	447
致翟永坤	449
致章廷谦	450
某笔两篇	452
怎么写	453
致台静农、李霁野	459
述香港恭祝圣诞	460
小杂感	463
致台静农	466
致李霁野	467
再谈香港	469

十月

致台静农、李霁野	475
致台静农、李霁野	478
致李霁野	479
致李霁野	481
革命文学*	481
致江绍原	483
致廖立峨	484

致江绍原	486
------------	-----

十一月

关于知识阶级	488
致李霁野	494
致章廷谦	495
致江绍原	496
致江绍原	498
致李霁野	499
致翟永坤	500
致江绍原	501
致陶元庆	503
信州杂记	[苏联]毕勒涅克 504

十二月

吊与贺	515
致李小峰	518
致蔡元培	518
《尘影》题辞	519
致江绍原	520
致章廷谦	521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523
在钟楼上*	525
补救世道文件四种	532
致邵文熔	535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536
卢梭和胃口	542
文学和出汗	544

文艺和革命	546
谈所谓“大内档案”	547
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 [日本]有岛武郎	552
致章廷谦	557
《丙和甲》按语*	559
书帐	560
关于知识阶级 [日本]青野季吉	565

一九二七

一月

一日

日记 晴。晚卓治，玉鲁，方仁，真吾钱行，语堂，矛尘亦在坐。
夜大风。

二日

日记 星期。晴。上午寄兼士信。得广平信，十二月二十四日
发。下午照相。

致 许广平

广平兄：

自从十二月廿三四日得十九六信后，久不得信，真是好等，今天上午（一月二日）总算接到十二月廿四的来信了。伏园想或已见过，他到粤所说的事情，我已于三十日所寄函中将他的信附上，收到了罢。至于刊物，十一月廿一日之后，我又寄过两次，一是十二月三日，大约已遗失；一是十二月十四日，挂号的，也许还会到。学校门房行为如此，真可叹，所以工人地位升高，总还须有教育才行。幸而那些刊物不过是些期刊之流，没有什签名盖印的，失掉了倒也还没有什么。

毛咸这人听说倒很好的，他有本家在这里；信中的话，似乎也恳切，伏园至多大约不过作了一个小怪，随他去；但连人家的名字都写错，可谓粗心。云章似乎好名，他被《狂飙》批评后，还写信去辩，真是上当。至于长虹，则现在竭力攻击我，似乎非我死他便活不成，想

起来真好笑。近来也很回敬了他几杯辣酒。我从前竭力帮忙，退让，现在躲在孤岛上，他们以为我精力都被他们用尽，不行了，翻脸就攻击。其实还太早了一些，以他们的一点破碎的思想的力量，还不能将我打死。不过使我此后见人更有戒心。

前天，十二月卅一日，我已将正式的辞职书提出，截至当日止，辞去一切职务。这事很给厦大一点震动，因为我在此，与学校的名气有些相关，他们怕以后难于聘人，学生也要减少，所以颇为难。为虚名计，想留我，为干净，省得捣乱计，愿放走我。但无论如何，总取得后者的结果的。因为我所不满意的是校长，所以无可调和。今天学生会也举代表来留，自然是具文而已，接着大概是送别会，那时是听，我的攻击厦大的演说。他们对于学校并不满足，但风潮是不会有的，因为四年前曾经失败过一次。

我这一走，搅动了空气不少，总有一二十个也要走的学生，他们或往广州，或向武昌，倘有二十余人，就是十分之一，因为这里一总只有二百余人。这么一来，我到广州后，便又粘带了十来个学生，大约又将不胜其烦，即在这里，也已经应接不暇。但此后我想定一会客时间，否则，是不得了的，将有在北京那时的一样忙碌。将来攻击我的人，也许其中也有。

上月的薪水，听说后天可发；我现在是在看试卷，两三天可完。此后我便收拾行李；想于十日前，至迟十四五日以前，离开厦门，坐船向广州。但其时恐怕已有学生跟着的了，须为之转学安顿。所以此信到后，不必再寄信来，其已经寄出的，也无妨，因为有人代收。至于器具，我除几种铝制的东西之外，没有什么，当带着，恭呈钧览。

不到半年，总算又将厦门大学捣乱了一通，跑掉了。我的旧性似乎并不很改。听说这回我的搅乱，给学生的影响颇不小；但我知道，校长是决不会改悔的。他对我虽然很恭敬，但我讨厌他，总觉得他不像中国人，像英国人。

玉堂想到武昌，他总带[待]不久的。至于现代系人，却可以在，

他们早和别人联络了。

我近来很沉静而大胆，颓唐的气息全没有了，大约得力于有一个人的训示。我想二十日以前，一定可以见面了。你的作工的地方，那是当不成问题，我想同在一校无妨，偏要同在一校，管他妈的。

今天照了一个照相，是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像一个皇帝，不知照得好否，要后天才知道。

迅 一月二日下午。

三日

日记 晴。晨寄广平信。上午寄小峰稿。得春台信。下午得伏园信，十二月二十八日发。晚刘楚青来挽留并致聘书。罗心田来。

四日

日记 晴。上午林文庆来。刘楚青来。张真如来。得淑卿信，十二月二十六日发。寄漱园稿。下午赴全体学生送别会。晚赴文科送别会。

五日

日记 小雨。上午寄广平信。午后定谟来。丁山来。下午寄淑卿信。得三弟所寄书两本，十二月三十日发。夜译文。

文学者的一生

[日本]武者小路实笃

一

文学为什么在我们是必要的？在有些人们是全然不必要？无

论怎样的文学，也不至于不读它就活不成。这些事，是不消说得的。为娱乐或消闲计，文学也不必要。为这些事，还有更可以取媚于读者和看客的东西；还有使谁都更有趣，更忘我的东西。至少，应这要求而做出来的东西，要多少有多少。而文学，却不是这样的东西。从实说，文学是并非因读者的要求而生，乃是由作家的要求而生的。和娱乐不同的处所，也就在这里。媚悦公众的是娱乐，而文学却也如别的艺术一样，是由作家自己的要求而写的。公众虽然也成为问题，但这并不是说怎么办，便可以取悦于公众，而是怎么办，便可以将自己的意志传给公众。

所以，凡文学者，总是任性的居多；而生发自己的事，便成为第一义。读者须是自然而然地有起来，作者写作的时候，普通是不记得读者的。如果有将读者放在心里，写了出来的作品，从有心人看来，那作品就成为不纯。虽然有时也为了要给人们阅看而写作，但这事愈不放在心里就愈好。音乐师为了给公众听而弹钢琴，一弹，则全身全心的注意，都聚在指尖上，将想要表出的，用了全力来表出，对于听众，大概是并不记得的。愈是名手，大概就愈加自己像做梦一般，聚精会神地干。我去听普来密斯拉夫到日本后第一次演奏的时候，见他很自由，很随便，宛然流水的随意流去一样，似乎忘记了乐谱，一任了必然的演奏着，很吃了惊，而且和大家都成了做梦似的了。

写的时候也一样，一有想写得好些的意思，已经是邪道。作者只要能使自己满足地用了全力，最镇静地，用了必然，在最确的路上进行就可以。只要顺着这人的精神的趋向，全心被夺于想要更深处，更确地，更全力底地，更注意地，更真实地抒写出来的努力，而忘却了其余的事，一径写下去，就可以了。

这样地写出来的东西，进到或一程度以上的时候，这便是文学。在文学，读者不是主，作家倒是主。所以文学最初很容易使许多人起反感。

文学是一种征服工作。是用了自己的精神，打动别人的精神。使自己的精神动作，而别人的精神因而自动，则以作家而论，就已经成了样子了。所以，精神力不多的作家，是不能成为大作家的。

假如作家因为有趣，做了一种作品，那么，读者也看得有趣的罢。然而，如果那有趣法是浅薄的，则只能使浅薄的人们高兴。这时候，也是作者是主，而读者是从。但是，有此主乃有此从，想得到不相称的读者，是不能够的。虽然喜欢看，却不能佩服，虽然会佩服，却不喜欢看，这样的事也并非不会有。只在自己的闲空时候看看的东西，有趣是有趣的，心底里却毫无影响，这样的作品也常有。这样的作品，固然可以算是通俗的，但作为文学的价值并不多，是不消说得。反之，不能随随便便去看的东西，是翻翻也可怕，然而一旦看起来，心里却怦怦地震动，这样的作品，价值是多的。

凡是好的文学，并非在余暇中做成的，作家的全精神，都集注在这里；作家的全生活的结晶，都在这里显现。所以看起来，也不很舒服，有时还至于可怕。于是很难说是喜欢看了，然而要不佩服，是不行的。

文学并不是只为取悦于这人生的，文学不是无生气的，文学是更不顾虑读者的东西。有时还使读者的一生，弄得更苦；至少，则不使读者安闲的作品也很多。也有为使读者快活的文学；还有，有着使读者堕落的倾向的文学，也不是没有。而同时，也有使读者更反省，更严肃的；也有使增加勇气，也有使活得不快活的。这就因为作者的精神的传播。在政治家，文学自然是讨厌的东西。文学的价值，就在任性这一点上，在这里，能够触着人的精神。

有一时，在日本曾经接续着弄着萧(Bernard Shaw)的东西。我是吃伤了。然而萧的东西，有时也还是好的。许多别的东西之中，假如萧的东西混在里面，则萧的东西，无论那里总是萧，倒也有趣。即使是默退林克和斯忒林培克(A. Strindberg)的东西，如果单是这些，就没有意思。然而默退林克的东西，在怀念时，无论那里总看见